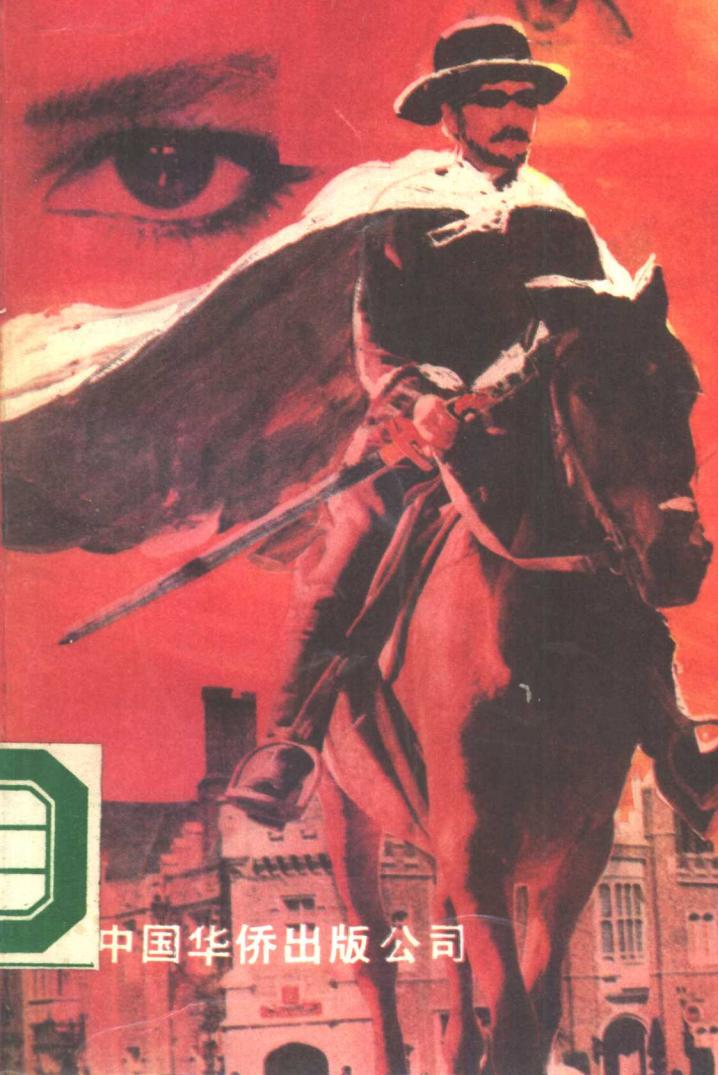


侠客达塔

〔苏〕恰布阿·阿米雷吉比 著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侠客达塔

(原名达塔·图塔什夏)

〔苏〕恰布阿·阿米雷吉比 著

吴新生 洪慕薰 张小军 译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侠客达塔

〔苏〕恰布阿·阿米雷吉比 著
吴新生 洪慕薰 张小军 译

出版者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北京北新桥三条4号

(邮政编码：100007)

经销商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者 北京市北郊华昌印刷厂

开本 850×1168毫米 32开本

字数 294千字 12印张

版次 1990年8月第1版

印次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074-119-2/I·70

定价 5.75元

尊敬的读者：

我们——格鲁吉亚人——总共四百万。我们自古以来就生存在高加索山脉的南坡上。一千五百年前，我们接受了东正教。我们的多神教时期之后的文学与它同龄。我们有比我



们的东正教文学古老得多的、自己的、独特的文字。

这本书是以格鲁吉亚文学的伟大先驱为楷模的微末的尝试。格鲁吉亚文学作品的基本主题是呼唤人们探索生活的目的，无私地播撒善良的种子。

我焦灼地期待着在众多精美的文学作品熏陶下欣赏趣味极其高雅的中国读者的评判，并向所有使我有可能把自己多年的劳动成果奉献给你们的人表示最深切的谢意。

谨致

最美好的祝愿！

Mardza Arutyunyan

1989年12月24日
于第比利斯

内 容 简 介

这部长篇小说出自苏联格鲁吉亚作家恰布阿·阿米雷基比之手。在苏联是一部流传已久的畅销书，曾多次再版，并拍摄成电视剧搬上荧屏。

主人公达塔·图塔什夏虽身为侠客，却是一位民族英雄。小说背景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沙皇统治下的格鲁吉亚大地，到处充满罪与恶，人民处于重重灾难和觉醒的交织之中。人民渴望得到政权，推翻沙皇的反动统治。达塔处于这样一个历史漩涡之中，这位传奇式人物以机敏睿智，大谋大勇，惩恶扬善，历经无数风险和曲折在历险中有多次艳遇经历。作品突出表现他内心世界的高尚品质，塑造他可贵的英雄形象。

作品史诗般地再现了格鲁吉亚人民反对沙皇统治斗争的历史。小说通过种种曲折复杂的事件，烘托出达塔的英雄行为。他曾不屈不挠地参加人民推翻沙皇的起义和监狱里的暴动以及他惩治坏人、恶棍的壮举，都令人敬仰。

作品紧紧围绕侠客达塔与他的表兄、宪兵队头目穆什尼展开矛盾冲突，表现出十月革命前夕革命与反革命的分野和各自所持的不同立场，所走的不同道路，使作品增添了感人的力量。达塔作为民族英雄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的爱戴，而穆什尼却受到了人民的唾弃，他是追杀表弟达塔的元凶。

作品基调高亢，内容健康向上，主题立意积极。书中大量的政治议论富于哲理，是推翻反动政权的理论基础。

小说没有完全依照现实主义手法，按照一般开头、结尾的叙述故事，而大量采用蒙太奇写法，注入了现代意识。

作品的成功之处在于人物的刻画，正反人物形象都描绘得淋漓尽致，人与人之间的友情，人与人之间的倾轧，都描绘得惟妙惟肖。小说语言流畅，有可读性。

目 录

序.....	(1)
第一 章.....	(5)
谢盖季伯爵的笔记.....	(6)
摘自高加索宪兵署档案 安德里耶夫斯基中尉的日记.....	(7)
审讯记录	(11)
Л · Д · 什万吉拉泽的报告.....	(14)
达塔的失踪与穆什尼的发迹.....	(16)
赌 徒.....	(19)
悬 赏.....	(38)
高利贷者.....	(40)
他们原是表兄弟.....	(49)
第二 章.....	(70)
伊拉克利 · 胡尔齐泽律师的自述和笔记.....	(71)
达塔和带枪的匪徒.....	(80)
跛足戈吉.....	(104)
赦免证.....	(143)
达塔与纳诺的情书.....	(178)

第三章	(191)
重当侠客	(192)
强盗兹万巴	(196)
季科·奥尔别利安尼女士的自述	(205)
穆什尼·扎兰加一家	(228)
修道院长	(237)
侦探头目和侠客	(248)
风暴不可避免	(257)
第四章	(274)
愤怒的行动	(275)
监狱里的暴动	(294)
逃 犯	(321)
最后的较量	(324)
后记	(374)

序

……人得到了一切：

得到了良心，使其能自我反思；得到了力量，使其能退思补过；得到了智慧和善良，使其能造福于自身和亲朋，因为这幸福同样对他人都有益；得到了女人，使其能繁衍昌盛；得到了朋友，使其能认清自己对他人的善良程度和自我牺牲精神的限度；得到了祖国，使其能为之服务和献身；得到了田地，使其能按上帝的训谕辛勤谋生；得到了葡萄园、果园、牲畜及其他财富，使其能用之奉赠他人；还得到了整个世界，使其能在此实现这一切并给那伟大的爱——上帝就是爱——以应有的评价。如上所述，一切都在不断地付诸实现。先辈的信仰和戒条使人的灵与肉充满着爱。人的审判官和主宰是图塔什哈^①，一位英俊、魁伟的少年。他不是人的化身，而是人的灵魂。他存在于心灵的深处，融进心灵的每个角落。

一切理性、智慧和透视事物本质的洞察力都产生于先辈的这一信仰。

人从荒漠野草中培育出谷物，于是它成了不可或缺的食粮。人驯服了草原上的犍牛，于是它顺从地驮起沉重的负荷。人创造出车轮，用道路把城市和乡村勾通，使人类合为一体，彼此结为亲眷。观测苍穹，人计算出天体运行的轨迹，认识了它们的规

^① 格鲁吉亚多神祇的主神。——原注

律。在即将下雨或降雪之际，他便会宣布：“阴雨天就要到了。”人绘出地球的地形地貌，于是，哪里可以行走，哪里必须泅渡，哪些地方是山脉，哪些地方是汪洋大海便一目了然。人发明了文字，以便给子孙讲述自身的经历，为他们留下切身经验。人栽培出葡萄藤，把它奉献给贤明的创世主。在既有普通人又有统治者居住的圣殿里，上帝创造的子民成熟起来。人象信奉自然规律一样信奉着他的圣谕。

我的童年和少年是在索洛拉基一栋第比利斯风格的四层楼房里度过的。楼前有座幽深的庭院。我们这栋楼的两个侧楼和对面邻楼的一整面墙把这个小院团团围住。

谢盖季伯爵住在这栋楼房的半地下室里。那是一间带小贮藏室的房间。还是在很早很早以前，他曾是高加索宪兵司令。20世纪初他退伍了，被人们遗忘了，孤独地度着寥寥余生。据说，他为革命立过功，我们的政权才对他既往不咎的。

我六、七岁时就已经知道他的一些事情了。他很少走出他那间地下室。被领到他那儿去的孩子都比我大，而且我一个也不认识。有些孩子是自己来的。谢盖季教他们外语——法语和德语。

他是个身材颀长的干瘦老头儿，风度优雅，脸上刻着一道道皱纹。无论天气和季节发生怎样的变化，他总是穿着一件黑色厚呢子大衣，戴着一顶圆顶礼帽，一副铁框夹鼻眼镜和一根总是垂在手下的手杖构成了他的外表特征。他步履轻快、从容，走路时总是低着头，以至我很长一段时间不知道他的眼睛长得什么样。

我是个讲礼貌的孩子，一向先和人打招呼，可是，谢盖季总回避我，直到我做了他的学生为止。我怕他：他就象一座用黑石头雕成的墓碑。

然而，时间到了，我提心吊胆地敲了敲他那间住房的门。

“请进。”传来了他的回答。

我踌躇地走进去，缩着身子呆在门口。谢盖季从写字台后面站起身，笑眯眯地向我走来。

“请坐，您请坐。应该向您道歉，我需要离开一会儿。”他伸手去拿写字台上的一尊未完成的蜡像。“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癖好，说得更确切些，是我的一个毛病。”他解释说，“我喜欢塑蜡像，以此消磨时光。请别感到寂寞，我这就回来。”

谢盖季向小贮藏室走去。他那过于客气的口吻弄得我莫名其妙，搞不清他是在开玩笑还是一本正经。

房间的一角立着一个多层次的架子，从地面直通到天花板。上面摆着许许多多蜡像，每个蜡像的高度都在40公分左右。我不知道一共有多少，不过它们装扮得都是年龄、阶层和社会地位各不相同的人物。快活的和不幸的，可怜的和傲慢的，卑鄙的和高尚的，善良的和凶恶的；似乎眼看着它们就要活了，就要说话，就要把这里的一切翻个底朝天。它们如活人一般。可是同时，整个架子又象是一个紧靠着墙的木乃伊。

谢盖季回到屋里，开始上课了。他教了我七年德语，在此期间丝毫未改那种颇为风雅的谦恭举止和使人产生好感的殷勤态度。我们的时代已经废除了等级，但是，我不记得有过这类情况：在谢盖季的名字上不加“伯爵”封号。这个过错并不归咎于他的出身，而归咎于他的举止，他与人交往的态度。

谢盖季去世时已值耄耋之年。他睡着了，再也没有醒来。别看他这把年纪，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清晰的记忆。除了他的学生，谁也不到他那儿去；是他们最先知道他故去的。我们楼的居委会找到了他的钱款。这些钱用于安葬是足够的。清点了他的财产：一套卧具、三套内衣、一件平常穿的外衣、一根弯把的手杖、一套餐具、一个蜡像陈列馆和一摞篇幅可观的手稿。除此之外，这位前宪兵将军谢盖季伯爵身后再没有留下其它东西。

地下室被查封了。为“谢盖季的住房”展开了一场无休止的讼争。我已经不记得是谁和谁打官司，哪方有理，是谁最终搬进了这间地下室；况且对此我也不感兴趣。我只是想说，在司法部门作出公正裁决之前，无处不去的淘气包们把这间地下室变成了他们富于浪漫色彩的玩耍场所。自然，对死者的财产已被精确地登记注册这一事实，他们并不在乎。蜡像找到了新的主人。用伯爵手稿叠成的纸鹤在我们庭院的上空飞来飞去。看院子的人骂个不停，不过没有人答理他，直到淘气包们弄得地下室失了火，消防队员带着消防泵插手处理此事为止。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过只是在这次事故之后我才决定进入自己已故教师的住房，当时我第一次明白了“浩劫”一词的含意。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散落遍地的手稿。其中有一部分竟奇迹般完整无损地保留下来，一部分手稿的纸边已被烧焦，其余的都被水泡涨了。这是他笔记的第五或第六部分。我把手稿归拢到一起，拿回家按页码顺序整理好。当时我所掌握的俄语还未能达到自如地辨认老师那奔放的笔迹的程度。而且在那样的年龄也不可能深入领会笔记的实质。但是有一点我搞清楚了：这是记述一位侠客^①生平的小说。甚至我当时读过并理解了的那一小部分文字竟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许多年过去了。有一次，当翻阅手稿的时候，我恍然大悟：伯爵的那些蜡像原来全都是他笔记中的人物。我想方设法寻找那些蜡像，哪怕找到几个也好，但一切都是枉然。于是我重新回到他的著作上来。我找到了作品中提到的人或者他们亲近的人，记录了他们的讲述。现在，我把这些记述连同谢盖季笔记中保存下来的片断一并提供给读者。

① 不受法律约束的人，被当局追缉的流浪汉，捍卫正义的斗士。——原注

第一章

从崇拜玛门^①的部族中产生的密探已遍布各地，他们到处播下诱惑的种子。罪恶的种子落进土里，拱出丰盈的幼芽，因为它把根扎进了地狱，吮吸着它的毒汁。绽开娇艳的花朵，然而却腐蚀着每个赏花者的肌体，因为它的呼吸也散发着毒气。人们欣赏它的绚丽丰姿，为它的妩媚娇艳而喜悦，被它的芬芳馥郁所陶醉，再也不为自己的未来考虑。

关押人类理智和灵魂之敌的监狱，锁开闩落，为那狠毒如蝎之徒敞开了道路。贪财的欲念之火在熊熊燃烧。人们妒忌他人的富足，相互怀恨，以至丧失了理性。他们向亲人挥起利剑，用盾牌抵挡朋友，臣民百姓已不复存在。这时，图塔什哈开始同人世间的祸根和邪恶搏斗：他杀富济贫，扶弱抑强，平息人类的敌意，驱除心灵的邪恶。

但是邪恶却越来越多：兄弟间相互背叛，非配偶彼此通奸，受恩惠的忘恩负义，当权的骄横傲慢，部下心术不正，学者口蜜腹剑，愚人阿谀奉承，书呆子满腹谎言。

这时，图塔什哈犹豫了，因为他不知道，怎样去安抚人心。他不安地说：

“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是行善，还是作恶。我还是把双手

① 玛门：《圣经·新约》中财利的意思，常用来作为财神。崇拜玛门指贪图钱财。

抱在胸前，收回我的力量，什么也别做吧。”

于是他不再理睬自己的百姓，不再倾听他们痛苦的呻吟。因为，他不是上帝。

谢盖季伯爵的笔记

……才华出众，却不善于合理地使用自己本领的人们相逢在一起。天生的人才是一回事，驾驭才华的能力又是一回事。两个才华相当的人，道德上可能完全不同，而他们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运用天赐的才智。任何成就的价值都取决于创造者的道德水准。我毫不怀疑，社会一向都为雄鹰、白兀鹫和小鸟提供了竞技场所，而它们的生活道路却要依据自己的道德倾向来铺设。

由于担任高加索宪兵司令多年，退位后又和那个圈子里的人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使我能够从头至尾、悉心地研究一段历史，它可以充分证实上面所讲的那段话。这是两个性格刚毅的人——侠客达塔·图塔什夏和他的表兄穆什尼·扎兰加——的生活史和关系史。上帝赋予他们同等的天资，然而不同的道德却把他们分别送上了不同的人生旅程。

我要从我的一个想法开始讲述一个故事。那就是：尽管上帝把美作为善良和纯洁的源泉，然而也有破例的时候。这一次，美就引来了不幸：格鲁吉亚少女埃列·图塔什夏的美貌使退伍中尉安德里耶夫斯基做出了轻率的感情冲动的举动。格鲁吉亚少女的哥哥达塔·图塔什夏使中尉遭受了致命伤，然后离家当侠客去了。此事发生在1885年，当时达塔·图塔什夏才19岁。

我曾两次亲自审问过埃列。我以人格担保，从海水的泡沫中诞生出来的生灵无疑就象埃列这样。

摘自高加索宪兵署档案

安德里耶夫斯基中尉的日记

1884年4月9日

……我所在的机关只有一个文书。然而事务又极多。我们曾想找个品行端正、有相当文化程度的人来做日常工作，但一直未能如愿，于是我以月薪十卢布的条件与一个名叫穆什尼的征收消费品税的税吏达成了协议。他一周来三次帮助工作，都是在晚上，当他所在的机关没事的时候。穆什尼是个只上过中学的年轻人，但他知识广博，在这方面并不比大学毕业生逊色。他爱好科学，尤其喜爱法学。他在这个领域的才能甚至颇为显著。他经常坐在办事处负责人的屋子。我的办公室有一道门通向那间屋子。通常，我都开着那扇门，为的是在需要时召唤他。

一天晚上，大家都走了，为编纂和誊写几份公文，我留下来等穆什尼。他象往常一样，准时来到办事处，并根据我的口述写起来。过了一会儿，当穆什尼掏手帕时，从他衣袋里掉出一枚金币。金币带着响声在地板上滚动着。他看了看金币，问这钱是不是我的，我摇摇头说，我看见金币是从他口袋里掉出来的。他非常惊讶，因为用他的话说，他并没有从家里带钱出来。

金币在地板上闪着亮光。他看着它，仿佛在琢磨，这枚金币怎么会突然出现在他的口袋里。猛然他象是想起了什么，于是弯下腰拾起金币，放到桌上。我们重又开始工作。穆什尼显得十分焦躁，如坐针毡。我刚停止口述，他就请求允许他出去一趟，并答应半小时后回来誊写公文。我询问了他焦急不安的原因。原来，白天他检查了一个小手工业者，发现了偷税的货物，于是做

了记录。他确信，小手工业者不敢直接贿赂，而是悄悄地往他的口袋里塞进了这枚金币，因为这钱再也不会从别的地方冒出来了。他还说他必须立即把钱退回去。他一口气说完，收起桌上的公文，送进负责人办公室后就走了。

过了一会儿，我也向办事处负责人告辞回家了。8点左右我返回办事处，不过我是从后门绕进办公室的。看来，办事处负责人并没有发现我回来了。这一天他比往常逗留的时间长。穆什尼也回来了，他也没有发现我已经回来。过了一会儿，我听见办事处负责人的声音：

“怎么样，他收下了钱还是拒不承认？”

“收下了。他很不好意思。”穆什尼答道。

“哼，不好意思！他才不会不好意思呢。我看呀，他是不知所措。说不定他以为这笔钱对您太不起眼了，所以才退给他。”

“不知道。也许是吧。”

“你就不该退给他。”

“为什么？”穆什尼当真吃了一惊，问道。

“就是不该退。”

“不能不退。”

“那么官方付给您可怜的薪水就可以吗？这点薪水够您用吗？”办事处负责人在等待答复的时候咳嗽起来。

“足够的薪水是不存在的。应该对得起自己的薪水。不管给多少，人总希望再多一些。不存在高薪和低薪。只有大胃口和小胃口。”

看样子，办事处负责人没有马上找到对答之词。停顿良久，他说：

“先生，您的胃口可比您的薪水大两倍！”

“怎么会呢？真想不到您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因为您的薪水不够花，您才每周到这儿来耍三个晚上的笔杆子，好每月再挣十个卢布。”

穆什尼发自内心地大笑起来。

“我可不是为了这十个卢布才来的。我有闲暇时间，应该利用它。”

“听您的意思，您工作不是为了钱。即便给五个卢布您也会干，是吗？”

“不，要是五个卢布我就不干了。”

“那您干什么去呢？”

“我能挣到十个卢布的工作。”

“哼，十算什么——神圣的数字吗？”

“完全不是。我的基本薪水再加上一个十卢布的金币是我的进款，它能够使我把剩余的自由时间——四个晚上和一个星期天——用于自己的事。另一方面，我耗费在额外工作上的时间恰恰值十卢布，而不是五卢布。”

“真是一个惊人的理论！先生，您能不能说说您这些智慧源于何处？”

“随便找个时间再谈吧！”

“干吗要拖到下次呢？”

“那么好吧。源于古格鲁吉亚世俗文学和某些神学作品。”

谈话到此中断了。

我真想知道，这个穆什尼是否真是他所说的这样一个人，还是在演戏。

1884年11月14日

昨天我和达塔·图塔什夏乘坎卡夫的四轮马车到县城去。马快步跑着。天上飘着毛毛雨。我们赶上了一个年迈的妇女。她吃力地移动着脚步，浑身上下湿透了，雨水贴在身上，冻得她直发抖。达塔建议把位子让给她，并说，离县城已经不远了，他愿意步行。当然我同意了……

在县城里，我们先到文具用品商店办了我的事，然后去布店，他和我都要在这儿买点东西。这是个星期天，赶集的日子，买东西的人很多，柜台前一下子聚集了几十个人。不过我们等的时间并不长。当沙巴塔瓦的妻子轻快地走进商店时，店员已经在我们面前打开了几幅布。教师沙巴塔瓦是个年轻人，他的妻子也很年轻，相貌可爱，但有些轻佻。她毫无礼貌地扒开人群，径直挤到柜台边。她试着推了推达塔。我的旅伴转过脸，从头到脚打量了她一下，毫不客气地挡住了去路。年轻教师的妻子仍不停地推推搡搡，达塔就是不让。想要推动他，可不是女人的力量所能办到的。

店员给我们包好布，我们付了钱。达塔请我稍等一下，他转身向着离我们最近的一位太太，问她要不要买布，并在店员给她拿了货之后才挪开身子。

说真的，达塔的举动使我很惊讶。可以说，他对女人的态度一向非常尊重。不妨回想一下，也是在这一天，为了一位素不相识的妇女，他徒步走了几俄里泥泞的土路，而这地方道路泥泞是出了名的。可他对那位教养极差但却年轻、迷人的沙巴塔瓦夫人的态度使我觉得很奇怪。

“我正是为她好才这样做的。”达塔回答说。

我觉得，这样的利他主义是值得怀疑的。达塔解释说：

“与其说那些人生来就厚颜无耻，不如说是由于我们的过失才变得厚颜无耻的。我们常常出于高尚而愿意去原谅那些类似沙巴塔瓦的妻子这样的蠢货，原谅他们仅仅由于一个轻率的念头而干的一次无耻行径。但是长此以往，他们干这种事就会越来越顺手，而且一犯再犯。傻瓜嘛，就是个傻瓜，可一旦他领悟到，厚颜无耻的人过日子更轻松，他便会给个无耻到极点的家伙。还是让我们设想一下，不给蠢货让步，让他在自己的无耻行径中丢脸；出现了教训他的人；^{那时}无能这个厚颜无耻的家伙眼光多么短浅，他迟早会和他的卑鄙行为决裂的，说不定还会象十分正派的人那